

歐陽文忠公集

十九

外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官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

外集十一

文

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

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
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
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
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
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謔以傳漢之盛時
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
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
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
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

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
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
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
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
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
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
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
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
遠勢使然也至唐后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
之治憲宗之功廿六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

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闕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其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旣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

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旣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

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揚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臯夔益稷
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

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
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邵虎申一作甫之徒

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
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
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
然特以名出眾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

卷之二十一

外集十七

四

武

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
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
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
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
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竒怪若神人然非
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
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
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
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
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

圍執鞭扑猶為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
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一有字七十有五
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
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
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
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
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
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
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
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

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
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
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
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進於
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
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
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
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問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為
無恩矣某不肖其莫一作能繼光大先君
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

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

二十八

外集十七

六

吳

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至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
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
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
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
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
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
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
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
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
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
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
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

三字一作不疑之也

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
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
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
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
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
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

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
希文爲人子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
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
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
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
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
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
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
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
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祿一作利

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
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
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
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
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
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
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
理寺丞至前行貲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
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
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

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

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

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着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

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
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
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
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
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
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
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
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
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
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

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
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
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
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
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麩
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笋皆可
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
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
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
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

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

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竒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

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慙慙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慙慙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

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紙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脩茲新年已三月矣所

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

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

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
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
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
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
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
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
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
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
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
本去次春寒保重

三十一

外集十七

十五

菝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
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
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
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叙但避猶豫
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其善子美
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
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重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
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

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
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
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
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
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
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
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
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

外集二十七

十六

才仲

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
期一為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
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
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胷中但向聞
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
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
年至今思之痛苦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
為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
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
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

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

三四

外集七

七

才仲

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

道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
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
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脩自知之
然其所爲文章必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
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
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
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
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
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
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

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
脩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
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
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
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
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
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
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

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_レ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

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竒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

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
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
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
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
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
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
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
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
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
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
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
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
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
之閔已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國則
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
區區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七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一作無字私自一作私以

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

與高司諫書於子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子友尹師魯

以足不可屈之節有屈字下一不以賢者一作以不賢者

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有就死有一作其

第四書及陝一作及至陝

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怒今乃一作乃今

外集十七 三

外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
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
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
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
蒂一作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
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鑿和
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

二十九十三

外集文

一

振

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
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
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
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
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
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
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
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衡長而耻短則是
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
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

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熟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

二十九

外集十八

二

振

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最爾之質列限一作於囚拘瞻望門墻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
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
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
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
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
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
踈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
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知足下何
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
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
不第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
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
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
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
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
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
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
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

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
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
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
非惟朋友之義乃而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
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
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
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
僕知道晚三十年以一作前尚好文華嗜酒
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
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

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
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柰何惟有力爲善
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
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
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
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
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
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
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
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
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
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
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
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
斤一作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爲儒翟
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
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教學爲業然
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吉孺學一作京

三十三

外集十六

五

成

先生碑學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
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
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
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
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
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
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
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
以條示幸甚幸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
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

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

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
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
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
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
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
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
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

按內翰晉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刀君不應稱丈文若與晉氏子又不應稱晉公當考

外集十八

七

定

與陳負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
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旣而私有感者脩本
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群居
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
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
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
府退以尋度非謙即䟽此乃世之浮道之
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
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

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
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
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
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
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
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
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
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
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

三三

外集十八

八

定

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
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
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
所從來旣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
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
習以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
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
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
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
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

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耶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耶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曰且一作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旣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

外集六

九

銑

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

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則學子者不
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
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
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
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
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
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
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
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
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

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
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則鄉曲之中能爲足
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
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
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
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
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
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
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
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

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
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
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
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
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
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
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
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

三才

外集六

十一

文

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
計旣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
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
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
自厚重一作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
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
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
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

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相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宜某書昌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脩亦粗塞

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
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
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
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
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
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
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
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

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
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躄然閎博之辯蔚
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
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
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
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
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
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
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
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

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
間而從之姑奉此為謝

外集卷第十八

答孫正之第一書

今又

疑二字

答祖擇之書

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知字下一有於字

答徐無黨書

於辨論經旨

於字上一有至字

三一

外集十八

十四

七

并前所記

記一作寄

外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

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媿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

三百四十八

外集十九

徐才

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執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

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緩一作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旣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外集十九

二

通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

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其之戀戀此其與其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

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眾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眾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辱書于穎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蓋嘗辱示

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閱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嚮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

三二一五

外集卷十九

四

亥

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思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

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晁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啓一作後再將按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疾一作嗽無惊姑此為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䟽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

二十九

外集十九

五

吳仲

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倣為明守而密代亡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

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
考驗者同今旣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
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
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
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
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
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
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

三三十一

外集十九

六

寧丁

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
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
其馬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
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
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
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
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
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況清佳前日貧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

日尚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二月

作復

二月

在床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闕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闕況治命不用耶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

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
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
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
擇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
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錄呈尹氏子
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
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
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
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
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
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執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
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
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
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
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
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
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爲愧恨也然所紀事
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

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
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然又
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
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
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為人來求
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
為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
所改也文賢有成曰知已今不可得每臨
獻義兼文節文正矣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
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閣是開延英亦起何
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
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
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
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
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
閣本制也然不見初今乃入閣却御前殿
此自昭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起

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含元大殿大朝會

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為立宗初望以陵

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閣之漸今延英便殿

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

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英一日中九度開

前殿入閣唐末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

明殿宣政為閣皆非便殿或指脩於史已不

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鄉一作曩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

卷之九

外集十九

十

俊

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

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

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

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

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

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迺獨

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

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

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

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

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迺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

外集卷十九

二

俊

不疑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為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 茲者人至 此下 有又字

與王深甫論世譜前世 真蹟 固字 況一人

之力 真蹟 況字 下有以字

同前 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碣觀之則此帖正 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

同前 代亡 一作代之

與蔡君謨書 自三代 此下 秦漢二字 有 奔走 此下 有

阻山川險不足以示人 不字上 有 自傳 此下 有也字

外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為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為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為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乎至其稱舜之所為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

外集二十 忠

問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

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為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

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

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
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謚議

贈太尉夏守贇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
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
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謚莊一作壯
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
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
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

八十一

外集二十一

三

武

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
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
奔走自効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
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
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
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
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
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
二瀆謚曰忠僖謹議

齊文

命而天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
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祗率舊章順祖
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列昭聖
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
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
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
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
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
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卷七十一

外集二十一

四

武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
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
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
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
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
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

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
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
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
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
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
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
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
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

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
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
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
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閱之

祭東嶽文

某此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閉方巾車而即
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
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颺而散陰暴秋陽
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
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耻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

外集二十一

六

銑

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二十

外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一

譜

石本 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為氏當漢之初有仕

二十九十三

外集二十一

一

振

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為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頽頽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

為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

外集二十一

二

振

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譜圖

景達 生子

僧寶 生子

頤 生子

紇 生子

詢

亮

德

器

約生子胤

盛關

邃關

詢生四子長卿關

肅生子

倫關

通生二子幼明生子

昶生子

琮

璟

幼讓關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

外集三二

二

原

于譜

萬生三子名

某生一子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遠

楚生三子二名

某

某

戍

託生三子鄂關

柳生八子

俊生子

翺生一子

葛三

伸生子

宏生二子

至

儀生四子

猛生二子

起

谷生二子

煥

寬生五子

曦

暉

晃

曉

煦

載生一子

鑿

素生三子

霈

曉

藹

端無子

晒

觀生二子

脩

宗古

旦生二子

宗道

宗顏

曄生三子

宗顏

宗閔

宗孟

暹

凱

勳

景

景

昱

佺

生二子

翦

生三子

羽

無子

倣

生三子

頴

生二子

顛

生一子名亡

頊

生一子名亡

外集三十一

五

文

邦關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踈宜有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踈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

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為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擲字可封仕南唐為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為孝德所感為著

外集二十一

文

文

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驚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為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

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

鄉安德里為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為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

王氏

處士諱伾第三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仕南唐為靜江軍團

練使據宋史所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

秩南唐官品享年二十有五，葬曾家庄夫

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少以文學著稱南唐

耻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

文十餘萬言，召試為南京街院判官，享年

外集二十一

七

武

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四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

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四仕皇朝為許田令，葬

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翱，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
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
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
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
府君始為人方重寡言真宗皇帝嘗自擇
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
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政清廉

卷之十一

外集二十一

武

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
人無敢拾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
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
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國
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
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為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處士諱翦事迹闕

外集二十一

九

菰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閬饒八州為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顓為三班奉職殿直府君諱頊為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

為高祖下至五世立孫而別自為世如
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
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
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
也立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
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
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謀互見
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諸房譜皆以此圖為首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三十一

外集二十一

一

卷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

康封其庶子於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

餘世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

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自

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其

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

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為歐陽亭侯歐陽

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二十六字一

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為氏漢高

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一有閩君字搖復以為

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一有蹄字之後有仕

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

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

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一有生和伯字二字

仕于漢世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

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四字一作渤海之顯者仕于晉最

顯一字無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

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

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

于陳者曰顧威名著于南海顧之孫曰詢

三十五 外集二十一 十一 吳仲

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

長沙猶以渤海為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琮

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為吉州吉水

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萬生

某某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

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為曾祖今圖所

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福府君以來遭

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偽歐陽氏遂

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卿二字府君

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

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官然自宋興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踈而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

尚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謚與其行事則具于譜

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去以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歐陽氏之諸族曰舉曰迹曰純亦以其族隨晉渡江散居丹陽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質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願願子紇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萬又為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譜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為定者因其舊也初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願至通史皆以為臨湘人而詢之舊譜則以渤海之重

外集二十一

十三

翁定

合縣都昌鄉仁貴里為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脩皇祖始居吉水之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脩之世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為世使別為世者上承其祖為玄孫下繫其孫為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孫別而自為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出祖而下別其親疎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景達

生子

僧寶

生子

願

生子

紇

生子

詢

亮

德

器

約生一子胤

盛闕

邃闕

長卿闕

肅生子

倫闕

通生二子

幼明生子

昶生二子

琮

璟

外集二十一

幼讓闕

十四

定

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
彪弟曰萬萬生某某生雅自萬以下世次
具如左

萬生一子
名七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遠

楚生三子

長子名七

第二子名七

戌

託生二子

鄆闕

柳生八子

俊生一子

翺生一子

葛

伸生一子

顥生二子

至

起

儀生四子

猛生二子

綬

麗

谷生二子

煥

炳

寬生四子

曦

暉

晃

煦

鑿

載生一子

霈

素生一子

霈

信生一子

端無子

偃生三子

觀生二子

脩

旦生二子

宗古

宗道

曄生三子

宗顏

此譜圖與石本大槩相同凡一十五處
寡名次之先後微有不同

宗閔

宗孟

凱

勳

景

昱

佺生一子

翦生二子

倣生三子

頴生二子

顛生一子

頊生一子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

三三

外集王

十六

成

孫散亡不可悉紀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
之後蓋其後亡在乎人有人其人雖歷千載
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見可不勉
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歛八
世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
亦遂微弱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
然或微或絕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
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
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
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

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贄等上又列唐吏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和而譜自

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有其夫人曰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爲博士其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士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

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
人孫氏生子曰歛字正思漢氏以歛為和
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又云容受
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歛八世疑漢所謂歐
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
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為通此其可疑
者也漢書曰高字陽而譜字彥士小不同
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證莫知其
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繆者皆不
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

史記譜尤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
譜或得于家而多闕謹錄乎左以俟乎將

來

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
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
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
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
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
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
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

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謀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外集卷第二十一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按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本於後

外集二十一

十九

銑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凡玄孫凡字上一字彥

士

士一作世又作事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顓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

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外集二十一

二十一

本國志多八言... 凡玄孫... 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 子皆不名... 考

